

流光

□王亚萍

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明媚的春光中,新枝嫩叶们一拨接一拨地喧嚷而出,枝头上、原野上、天空中,到处渲染洋溢着旺盛勃发的生命力,谁还会记得往年秋冬那衰草连天落红成泥的时候呢?

四季更替,周而复始。大自然以它深沉的胸怀包容着世间的万事万物,春也好,秋也罢,自成风景,自成一派,摇曳出世间最美的景象。如同现在这满城四溢的桂花香,清晨日暮,暗香袭人,秋光氤氲中尽情绽放,秋雨侵袭下落花成泥。不惧风霜,也坦然谢幕。

人生亦当如此。

行走路上,蓦然回首,惊觉自己的前半生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,岁月流逝如此之快。都说流光容易把人抛,那是红了哪处的樱桃,绿了何方的芭蕉呢?曾几何时,那个在家人眼里呼为“丫头”、朋友面前被称“小娘”、同事印象中走路带风声若响铃的傲娇青春少女仿佛还在眼前,是从何时起芳华开始渐行渐远,不知不觉迈入老阿姨行列的呢?

是上次老姐微信里发的一则美篇于我心有戚戚焉吗?外甥去年考上了大学,远离父母家乡,却发愤图强刻苦上进,在大学里成了学霸,学习风生水起。一连串的好消息把老姐激动得热泪盈眶,她把儿子从小到大的难忘瞬间以照片的方式,每年挑选出一张,配上文字和音乐,图文并茂,精心制作出了美篇,以此来激励和思念儿子。二十张外甥的照片中,我竟然出镜了好多次:有春节探亲时怀抱着酣睡的婴儿,有五一游玩时在公园草坪上拉着小毛头学步的,有暑期海边陪戏水沙滩上堆城堡的,有十岁生日照、十八岁成年礼,主角是外甥,配角自然是我这个当仁不让的小阿姨了。看着照片中的外甥由襁褓一步步到孩童再到小伙,不也看到了自己一步步由小姑娘到中年妇女的变化吗?

是因为新学年单位人事安排的调整吗?在同年级办公室人员中,有毕业不久新分来的大学生,有兄弟学校换岗支教来的同行,有这些年来目睹其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的同事,所以毫不奇怪,我自然而然地冲上了前辈的宝座,成为人行最久资历最深级别最高的老教师了。掐指一算,从业至今已二十多年,最初带的那批学生也已近不惑之年,成为各行各业各单位的顶梁柱了。更有趣的是,有一回开家长会,我在上面发言,结束的时候,一位家长走上来说:“老师,您还记得我吗?”我仔

细打量一番,从眉宇之间的神态,依稀认出她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,没想到,现在她的孩子也在我班上学习,岂不有趣!

是参加这次市作协学习培训的所感所悟吗?报到那天,宾馆前台问我有没有自己联系好的室友,我摇了摇头,前台说那就由她安排一个女学员和我同住一间房。我说好的,领了房卡去放行李,还猜想同住的女学员想必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建树的老前辈呢!刷过房卡,转动门把手,“吱呀”一声,房门开了,没想到房间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看书的少女,看到我进来,站起身打招呼,我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和我同住一间房的人,这么年轻啊?看样子,估计也就二十出头吧。后来在培训交流的过程中才得知这小姑娘可不简单,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本地很有名气的新锐诗人了,发表的诗歌深得业内关注,也出版了诗集,还开了个人文创工作室,不得不让人感慨后生可畏啊!

枫林新叶催陈叶,雏凤清于老凤声。人生路上,渐行渐远,看过的每一处风景,遇见的每一个人,走过的每一个驿站,是岁月的积淀,是流光的馈赠,我们只需欣赏之,悦纳之,珍惜彼此,真诚祝福,互道珍重。

一辈子的天真

□王太生

人这一辈子,偶尔有几回天真,不算什么。可爱的是,一辈子天真。

京城玩家王世襄,人老了,还喜欢逮蛐蛐,玩得不亦乐乎,他在《秋虫六忆》中说,“坡上逮蛐蛐,合乎要求的姿势十分吃力。一只脚踏在坡下支撑身子,一只脚踏在坡中腰,将草踩倒,屈膝六十度。弯着腰,右手拿着罩子等候,左手用扇子猛搨。早秋蛐蛐还没有窝,在草中藏身,用不着签子,但四肢没有一处闲着。”流露出他当时年龄少有的天真。

一个人到了中年,会渐渐长成一只布满筋络的长丝瓜。朋友陈老大说,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他还想再天真几年。

多年前,陈老大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青年,嘴上长着绒毛。一个花粉传播的春天,感冒了,打喷嚏,囫圇吞枣地吃些药,后来感冒好了,可从此就经常打喷嚏。到了中年,把那些激情、轻率、幼稚和幻想都留下了,却把鼻炎带到了中年。

有些东西是可以扔掉的,比如,金钱、地位、权力……甚至是暗恋过的人,可是鼻炎扔不掉。与鼻炎一样扔不掉的,是这个人的脾性,所谓江山易改,禀性难移,可见移禀性是这个世界最难办到的一件事情。

陈老大喜欢坐拖拉机看风景。秋天,他到山里去,要徒步走到一个古村,走了七八里,快走不动了,在路旁的一条水渠边撩山泉水洗脸,这时候有一辆拖拉机正巧经过,就喊住,给了那个人5块钱……

我原来也很天真。从前,有个人当面夸我文章写得好,说读过我的文字,心里痒酥酥的。我听后很开心,一激动,借给那人3万块钱。后来发现,别人当面说你好,并不一定就真的对你好。他不说你好,你在他心中,就未必不好。

中年以后,有隐退江湖的意味,看许多东西都很淡然。自己说自己淡定,这多少未免有自吹自擂之嫌,都攥着一把年纪了,还不那么淡定,可能他是真的有些幼稚。

一个人,总有那么几件事,看上去很天真。难的是,把什么都放下,一辈子天真。

我曾想拜访100座村庄,去看普通人的最本质生活。在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,我住在一个挑夫的家里,这对对厚道的中年夫妇的厨房感兴趣,掀开他家灶台上的那口大铁锅,想看看住在黄山脚下的村里人,平常都吃些什么。我好奇地发现,在他家的厨房一角,堆着好多丰子恺漫画里才有的裂纹斑驳的大南瓜。

把一些该留下的东西留下,还给年轻,包括精力、眼神、饭量、酒量、走路的速度、不切实际的愿望,仅留一点点天真。

老顽童黄永玉说,“世界因为有了我,可能会变得好玩一点。”

“好玩”几乎成了贴在黄永玉身上的标签。有人问他:您画了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“猴票”,非常著名。他回答,著名不是因为我的画,是因为猴票印得太少了,别的生肖票印得多,配不上套,猴子就贵了。也有人问他代表作是哪些?他说,天天画,太多了,哪有代表作?他后来写小说,几乎每天上午,他都会端坐在书桌前,在印有“黄永玉用”的竖行稿子上,用钢笔繁体字一行行写下“作品”。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“看来我一百岁之前没有时间玩了。”

一个人,当他觉得自己老了,就要天真烂漫地玩。当老得再也走不动了,他看着柿子树上一颗熟透的红柿子,仍然像个小孩子那样天真。

编辑 0746 鄞州 陈娟
www.nbo.com.cn

